

武松大鬧董家廟

程 喜 發 鳴
王 肯 記

吉林人民出版社

武松大鬧董家廟

程喜發口述

王肯記錄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長春

武松大鬧董家廟

宋王天子坐汴梁，
天下累累動刀槍，
內有四黨外四寇，
四寇還比四黨強。
內四黨高俅、童貫、蔡京、
楊戩權朝政，
外四寇一個一個說其詳：

南有方臘稱年號，
北有田虎自稱王，
淮慶府反了公子叫王慶，
在梁山坐下老宋江。
梁山一百單八將，
不論男女都焚香，
記下梁山咱不表，
單表好漢武二郎。
家住廣府清河縣，

離城十里孔聖庄，
孔聖庄有一位武員外，
一輩子所生一個郎，
生意買賣他不做，
一心南衙把差當，
南衙當差當的好，
三班老總要他當，
衙署以內多仁義，
大伙送號武正剛。
那天南衙無有事，
一心回家探爹娘，
營門以外上了馬，
鞭鞭打馬抖絲韁，
正剛正走抬頭看，
頭前閃出包家庄，
打馬就把庄村進，
慢閃虎目細打量，

包家庄街上多熱鬧，
做買做賣排兩行，
穿过一街又一巷，
忽見一位好姑娘。
要問姑娘是哪一位，
包員外的女兒包翠香。
清晨起來樓門站，
姑娘長样甚是強，
头上烏云似墨染，
頂心斜插紅海棠，
元宝耳朵分左右，
上襯耳環鍍金鑲，
柳叶弯眉分八字，
葡萄杏眼水汪汪，
懸胆鼻子櫻桃口，
玉米銀牙排兩行，
上衣穿石榴扎花民女
襖，
轉圈都用緞条鑲，
腰系罗裙鸚哥綠，
上边綉的秋海棠，

喇叭花褲腿蛇盤帶，
金蓮不过三寸長，
鞋帮綉上一出戲，
鶯鶯觀花張生跳牆。
正剛誇罢姑娘好，
鞭鞭打馬回家鄉，
大門以外下了馬，
轉过書童拉鞭韁，
正剛迈步上房進，
急忙見過二爹娘，
正剛說出心中事，
托上媒人說姑娘。
要問媒人是哪一個，
她是东庄李大娘。
三言五語媒提妥，
花紅小轎娶到家鄉。
過門三年并二載，
一女產生兩個郎，
大郎南學把書念，
武二郎后花園里練刀槍。
不幸父母下世早，

兄弟二人度时光。
有一天，二郎正練武，
忽听牆外鬧嚷嚷，
老張回头叫老李，
刘二麻子叫老黃，
今日不上別处去，
董家庙上去逛蕩。
常年打的对台戲，
今年四台大戲压四方，
耍戲法的变手采，
十八歲姑娘蹬大缸。
武松聞听这番話，
急忙放下刀和枪，
迈步就把上房進，
正赶大郎归家鄉。
武松上前忙施礼，
口尊哥哥听衷腸，
你把銀子送我二三兩，
董家庙上去逛蕩。
大郎聞听心害怕，
連叫兄弟听端詳：

別处景致都可逛，
董家庙逛会不妥当，
董家庙不叫董家庙，
至如今改作五虎庄，
东庄的鑣子催命鬼，
西庄的鑣子活閻王；
南庄的鑣子李强和李猛
他有个妹子海棠；
北庄的鑣子破箴篱，
外人送号不漏湯；
当中的鑣子叫小五，
手里拿个老火枪。
上三年哥哥逛过董家庙，
背后背个薛薛箱，
一箱薛薛給我吃个淨，
你若要錢他就給你一
掌，
哥哥这里僵僵嘴，
动不动就使老火枪，
我劝兄弟在家吧，
別惹那些鑣子王。

武松聞听把眼瞪，
哥哥說話太窩囊，
莫非說人家兄弟吃干飯，
咱們在家喝米湯，
莫非說人家是男子漢，
咱兄弟在家當姑娘，
不給銀錢也要去，
一定會會鱸子王。
武松迈步往里走，
見着潘氏女姣娘，
見着嫂嫂忙施禮，
口尊嫂嫂听其詳，
你有銀子送給我，
董家廟上去逛蕩，
潘氏聞听面帶笑，
这点小事算妥當。
回過頭來轉過面，
打開自己描金箱，
拿出紋銀二十兩，
連叫二弟听衷腸，
二十兩紋銀你拿去，

吃飯不飽買酒嘗，
武松一見心欢喜，
嫂嫂還比哥哥強。
接過銀兩往外走，
回到自己睡臥房，
換上衣衫戴上帽，
齊眉大棍拿手上，
武松迈步往外走，
好漢要會鱸子王。
走上五里桃花店，
路過十里杏花庄，
桃花店里出美酒，
杏花庄里出美娘，
美也有來酒也有，
留不下好漢二天罡。
武松正走抬頭看，
密密扎扎有村庄，
武松迈步村庄進，
黃犬攔路亂張張，
武松一見心好惱，
無名大火撞胸膛，

怨不說董家庙上人發野，
狗仗人勢也發狂，
一个箭步闖上去，
一伸手抓住狗脊梁，
兩膀用上十分力，
扔过三間房子兩架牆。
武松正走抬頭看，
那边閃出庄稼行，
老張回头叫老李，
老李回头叫老楊，
上会不把別的買，
大大買个抬糞筐，
有个半拉子叫淘气，
他要抬糞多多裝。
老李說逛会不把別的買，
買上叉子扫帚好揚場，
要是种地多上糞，
春种秋收好打糧。
武松聞听哈哈笑，
万般还屬庄稼行。
拐个弯兒往北走，

回头看見要錢行，
三个骰子叫六“吼”
六个骰子赶老羊，
有的贏錢哈哈笑，
有的輸錢乱“張張”
武松一見心好惱，
要錢不是个正当行。
武松正走抬頭看，
一伙妇女鬧嚷嚷，
也有抱的小胖小，
也有拉着小姑娘，
妹子回头叫大嫂，
二孀回头叫大娘，
上会不把別的買，
買上几个灌餡糖，
買上几个油炸鬼，
拿到家里唬姑娘。
武松聞听笑一笑，
妇女們上会瞎嚷嚷。
說說笑笑往前走，
順那边來了个鑣子王。

戴帽子邪楞眼，
穿馬褂露胸膛，
手中拿着白綾扇，
竟繞划划來搗涼，
衙門堆里他不去，
婦女們堆里就擠上，
住東靠倒一大溜，
住西靠倒一大幫。
老張回頭叫老李，
二姑娘回頭叫大娘，
回家走吧回家走，
董家廟人多擠的慌，
老太太聞听嘴一撇，
大罵老姑娘不在行，
莫非說擠你不擠我，
還是你模樣長的強。
鑣子聞听這句話，
上前拉住女紅妝，
你这姑娘長得好，
跟我回家拜花堂，
唬得姑娘往后退，

倒把武松臉氣黃，
罵鑣子，你要在咱廣府清
河縣，
給你个先打后商量。
鑣子說我偏偏偏，愛愛愛。
沒拉你們家老姑娘。
武松聞听心好惱，
耳面搗風一巴掌，
一巴掌打个嘴啃地，
躺在地上乱嘟囔，
动不动你把人來打，
你不是誰家的爹和娘。
鑣子說要打架你跟我走，
無人之处干一場。
武松說声好好好，
爺太不懼你這一場。
鑣子爬將起來頭里走，
后跟好漢武二郎。
鑣子正走抬頭看，
打量大个長的強：
身高足有一丈二，

膀匪三尺有力量，
腦袋也有柳斗大，
眼睛一瞪賽茶缸，
胳膊伸出賽架欄，
拳头一握賽架夯，
巴掌一伸荷葉大，
手指頭根根棒槌長。
瞅了瞅打仗不是小子他對

手，

想起刀子腰中藏，
你說鑣子鹵不鹵，
手拿刀子奔胸膛，
這鑣子手拿刀子往上闖，
氣壞好漢武二郎，
你拿刀子爺不怕，
你給二爺胸膛裝。
武松使個掃膛腿，
鑣子倒在地當央，
一個箭步闖上去，
耳面搗風一巴掌，
鑣子打了一咧嘴，

小嘴一撇見閻王。
董家廟打死鑣子整一個
來了五下的鑣子王，
東庄鑣子催命鬼，
西庄鑣子活閻王，
南庄來了名李猛，
來了他妹子花海棠，
北庄來了破筰籬，
外人送號不漏湯。
武松一見哈哈笑，
只覺身上長力量，
雖說來的人不少，
虎到羊群有何妨，
一個箭步闖上去，
他在當中使力量，
遇見腳的腳下死，
遇見棍的棍下傷，
武松使個鬼推磨，
打倒小子一大幫，
這個說打壞一條腿，
那個說我脖子轉了腔，

当中鏢子叫小五，
跳跳竄竄使力量，
众人不必和他打，
我給大个一火枪。①
武松聞听这句话，
不住心里拿主張，
刀枪劍戟全不怕，
今日我怎挡老火枪，
低头一計有有有，
一条妙計上胸膛，
他也会來我也会，
給他个方法叫他嚐嚐。
武松会打通天炮，②
一炮打在左眼上，
一只眼不叫一只眼，
小五改作賭炮杖。
回身抓过破策籬，
双手一举过頂梁，

照着石碑扔下去，
我看你漏湯不漏湯。
只听嗖兵一声响，
腦瓜頂子冒血漿。
董家庙打死人不少，
死的死來亡的亡，
众人逃跑都散去，
撇下廣府二天罡，
董家庙逛会我惹下禍，
怕打官司奔他鄉。
要問武松何处奔，
混海倉州会梁王，
梁王爱我心眼好，
我爱梁王心眼强，
心合意投結义拜，
分金爐里点过香。
这本是武松大鬧董家庙，
下一回武松打虎景陽岡。

① 火枪：过去总是这样唱，未改动；

② 通天炮：扔石头。

后 記

“董家庙”，也有人叫做“五虎庄”。

程喜發在十六歲時跟他師傅楊德山學的這段唱。在從前，金廠、木排、煤窑、兵營等地好點這出唱。但必須唱得精神才好。據程喜發說，朝陽老藝人鄭萬富（班名——汪水）最擅此曲，他嗓子又寬又亮，唱武松十分英雄豪放。

除開頭用胡胡腔等調外，應多用武咳咳調，用抱板也可以，但壽命短，一會兒就唱沒了。

包頭的應唱武松的詞，當然凡是當女人（如潘金蓮）說話時，也應讓給包頭的唱。但這不是死規矩，如果唱丑的唱得好，也可以唱武松的詞。

唱這段詞不宜多由男女接句唱，最好由男女分別各唱一篇，唱得干淨有力才勁人。

1956 · 10 · 10 ·